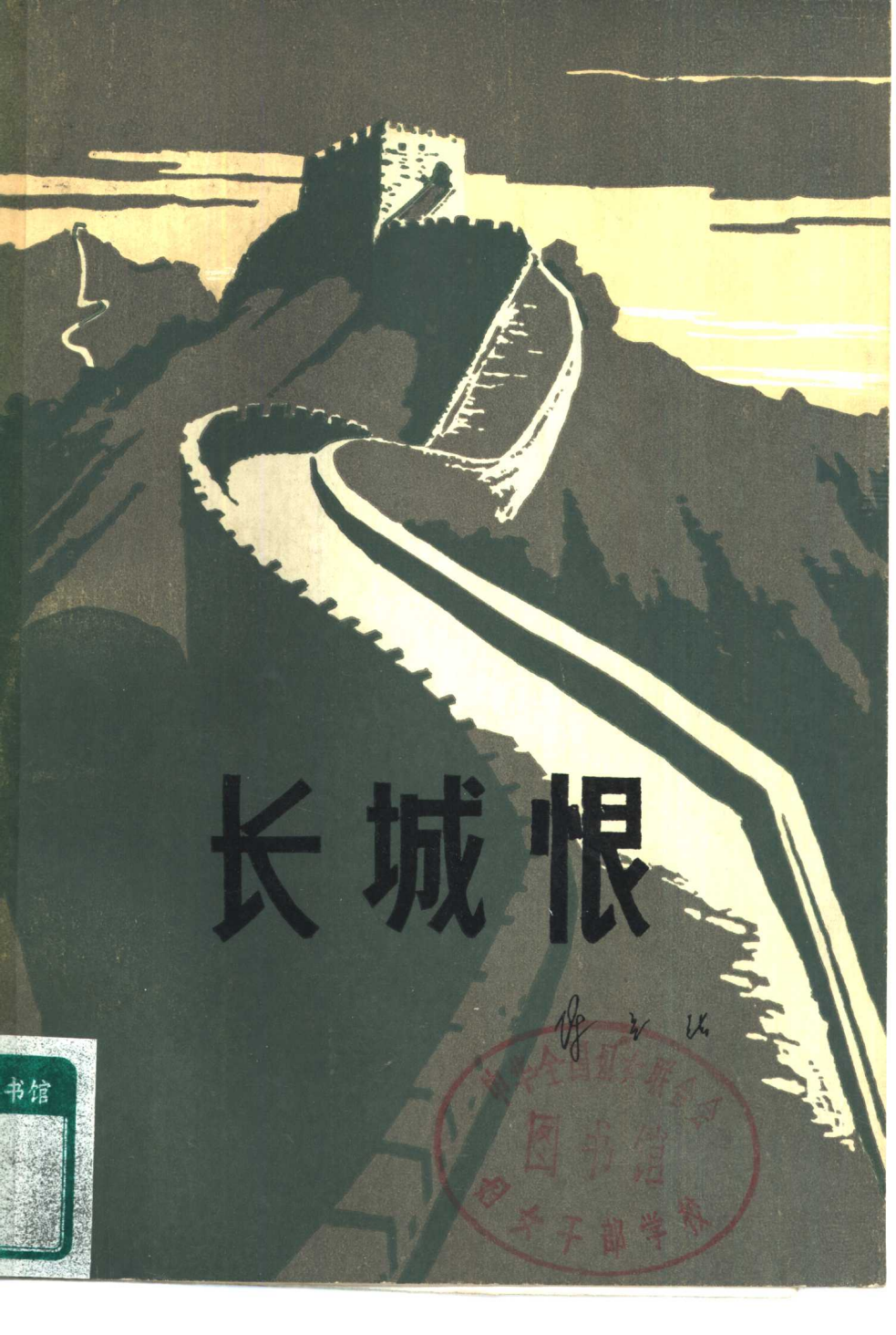




长城恨

书馆



长 城 恨

上

陈 立 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I247.5
157-2

长 城 恨

下

陈 立 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长 城 恨
(上)

陈 立 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8/8 插页 2 字数235,000
1979年 8 月第 1 版 1979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5,000

书号: 10151·484

定价: 0.68元

长 城 恨

(下)

陈 立 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1/4 插页 2 字数212,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0

书号: 10151·488 定价: 0.62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人民在漫长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曾经名震中外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就是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决反对内战，率部转战长城内外，重创侵华日军，使全国各地群情振奋的民族英雄。

《长城恨》就是一部依据吉鸿昌将军的生平和斗争业迹，经过艺术加工的长篇小说。它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触，从多方面塑造了吉鸿昌将军的英雄形象，再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人民在民族大敌入侵国土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引 子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 白

滚滚奔腾、气势磅礴的黄河，从莽莽雪山奔流而下，穿过千壑万壑，劈开秦晋高原，变成愤怒咆哮的洪流，又以一往无前之势，直赴沧海。她那能冲决一切的汹涌波涛，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畏险阻、不怕强暴的象征。

这条伟大的河流，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而丰富多采的文化。远在几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开始了征服大自然的战斗。闻名世界的“河套文化”的遗迹，是原始人类最杰出的劳动和智慧结晶。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贡献的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也和这条伟大的河流紧紧相连。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在她的两岸谱写；多少气壮山河、功昭日月的优秀子孙，在她的两岸出现。她那滚滚奔流的河水，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幅最生动最绚丽的英雄画卷。

在这条河流两岸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的双手，在荆棘丛生的莽原上开垦出了肥沃的土地，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绚丽多采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异族的侵略欺凌，她的两岸从来没有一天平静过，人们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天的安宁。地处中原的河南一带，自古以来，更是兵家必争之地。黄河的洪流，卷着秦晋高原上的泥沙，冲开豫陕交界的群山之后，到这里也变得更加愤怒暴躁、奔放不羁。连年的战争，连年的灾荒，河堤年久失修，土地贫瘠荒芜。天旱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天涝时，洪水横溢，遍地汪洋。这条象征着我们民族多灾多难和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的河流，又以她那野马般奔腾的气势和雷鸣般的咆哮怒吼，世世代代地倾吐着人民心中的愤怒和不平。

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民国二年初夏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奔腾咆哮的黄河边上跑过来一个身躯高大、魁梧结实的年轻人。他大约只有十七、八岁，一张宽阔的方脸上有两道浓眉和一双坚定倔强的大眼睛，鼻梁正直，刚毅的嘴唇紧闭着。他身上的白粗布短褂和裤子都已经被雨水淋湿了，一顶发黄的旧草帽根本遮不住他那魁梧的身躯，脚下的草鞋满是泥泞，右肩背着一个很小的粗蓝布包裹。他站在陡峭的河岸上，在闪电的亮光中望着宽阔的奔腾咆哮的河水，象是感到一时不知道怎样办才好。要是在家乡的贾鲁河边，或者不是正遇到黄河的洪水泛滥季节，他早就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并且很快就会游到对岸了。但是，眼前的黄河，好象无边无际，奔腾的激流卷着漩涡，象是从峡谷中冲出来的千千万万条猛兽，拥挤着、咆哮着，争先恐后地向下游狂奔而

去。他在河岸上犹豫地站了一刻，从闪电的亮光中望见了不远处有一座渡河人住的小窝棚，便立刻跨开大步径直朝那里跑去。

这个用松木和树皮支起来的小窝棚，果然是渡河人住的地方。旁边倒扣着一只小船，但是窝棚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息，好象根本没有住人的样子。这个魁梧的年轻人凑着用树皮钉得很不严实的门缝，向窝棚内仔细看了一眼，发现在一片黑暗中还有一点偶尔一闪一闪的火星。他知道这是有人躺在草铺上吸烟，便惊喜地用力拍着门，用他那河南扶沟一带的口音大声喊道：

“喂！里边有人吗？……有没有人？”

过了一瞬，才听见一个苍老的、却很洪亮的声音反问：“你要干什么？”

年轻人听见回答，立刻惊喜而激动地说道：“大爷，我要渡河！……你帮帮忙吧！”

那个老人用一种司空见惯、无动于衷的声音回答道：“今天风浪太大，不能渡！”

年轻人听着，又急切地说道：“大爷，风浪大我不怕！只要你帮帮忙就行！”

老人的声音固执而冷淡地答道：“我说不能就是不能，你少给我啰嗦！”

年轻人沉默了一瞬，焦急地望了望浊浪滔天的河水，又忍不住把头贴在满是雨水的门上说道：“大爷，你帮帮我的忙吧！……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求你的。”

“你这个人怎么了？”窝棚里的老人明明很不耐烦了，

听得出他从草铺上坐起来道：“我在这渡口五十年，没对人说过二话！别说如今皇帝老官是退了位；就算他没退位，自己到这里来，我说不能渡还是不能渡！”

年轻人又沉默了一瞬，似乎想走，但是又忍不住最后一次想打动对方道：“大爷，你要是不愿渡，借给我两块破船板也行！……我确实有急事非过河不行！”

“什么急事？”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嘲讽地说道：“是皇上崩了驾？还是边关吃紧？”

“大爷，我是杀了人逃出来的！”年轻人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地说道：“后头有官兵要追拿我！”

“啊？杀了人？……”老人的声音里并不十分惊异，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我倒要看看，如今能杀人的，不是最大的好人，就是最大的坏旦！……”年轻人听见老人从草铺上站了起来，接着发出打着火石的“喀嚓”的响声。

不一会，窝棚内有了油灯的亮光，老人推开门向外面道：“进来吧！”

浑身水淋淋的年轻人钻进窝棚，里面除了一张草铺，就是一副简陋的锅灶，床头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木头箱子，草铺上铺着一张掉了毛的豹皮。老人大约六十多岁，瘦小而丑陋，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对人总是那样冷漠的愤愤不平的样子。他冷冷地打量着年轻人，用那种老于世故的声音说道：“要喝水吗？缸里有。”

年轻人拿起水缸上面的葫芦瓢，舀了满满的一瓢水灌了下去，然后放下水瓢，用感激而期待的目光望着不可捉摸的老人。

老人拿着发亮的旱烟杆，向年轻人突兀地问：“你为什么杀人？杀的什么人？”

年轻人略略沉默了一下，便向老人讲起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原来，他是扶沟县吕潭镇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家境不好，生活无着，被送到周口城里的一家首饰楼里当学徒。他从小在家就性情刚直，专门喜欢打抱不平。在家时也为这个经常闯祸，被他父亲拿着扁担赶着追打，因此乡里都喊他叫“扁担楞”。到了首饰楼后，他整天看到那些压榨穷人血汗的地主老财们，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太太订制首饰，一挥千金。每一件首饰都不知迫使多少穷人丢儿卖女，倾家荡产。他没干几天就积压了满腹的愤怒和仇恨；只是因为离家时父亲再三叮嘱，要他到外边千万别再闯祸，因此才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强压下来，没有发作。

这一天，也是合当有事：东家要他把一盒贵重首饰，送到城外一个有名的大财主家去。这个财主要把女儿嫁给本城知事老爷的少爷；这家伙也是这周围对待农民盘剥手段最刻薄残暴的“活阎王”，听说为收租逼债，已经逼死过几条人命。当他提着首饰匣子走到这家财主的黑漆大门外的時候，只见门口张灯结彩，一片喜庆气氛；但是，台阶下面正围着一一些农民和一个管事模样的人吵闹，台阶旁边还坐着一个头发斑白、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正在非常伤心地哭泣。他看到这种情景，对这位老大娘十分同情，便想了解这件事的原因，站在旁边听了一会，才知道这些人都是这家财主的佃户，今年因为涝灾，不少土地都被水淹了，颗粒无收，但是

财主还要他们按丰年的成例交租，因此闹得不少人家都被逼得投河上吊，鬻儿卖女，有几个佃户实在无法忍受，便来找这家财主说理，要求把今年的租子减一点，等到来年收成好些再如数补交。但这个“活阎王”硬说他们是“聚众抗租、图谋不轨”，让管家带了一帮打手把这些农民送到衙门里去，下了大牢。这位老大娘的丈夫就是被关进了大牢中的一个；她的一个独生女儿，也被打手们拉到财主家里来抵租，据说是要当作财主家小姐的陪嫁丫头。老大娘听了，哭得死去活来，在这里守了几天几夜，要财主家把她的女儿放出来。他听到这些情形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把在家时父亲的叮嘱也丢到了脑后，立刻把那盒首饰给了那位大娘，让她去救丈夫和女儿，他又和那些佃户们一起，冲进财主家去论理，要财主答应他们的要求：减轻今年的租子，放出关在县大牢里的人。不料财主管家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唤出一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拿着木棒和皮鞭，把他们围在院子里毒打起来；在血肉横飞的哀叫声中，那个狗管家反站在大厅的台阶上纵声大笑，好象是在看一场热闹的好把戏一样。他当时气得再也不顾一切了，便夺过一个打手的木棒，冲上大厅的台阶，向那个狗财主管家兜头揍了几棒；那个狗管家却很不经揍，顿时哀叫了两声，就倒在血泊中一命呜呼了。打手们急忙围到那个狗管家身边；这时，他还想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处世格言，准备留在那里承担杀人的罪名。那些佃户们却焦急地向他大喊：“小伙子，还不快跑！”一面连拖带推地把他拥出了大门……就这样，他连家也没顾得上回，就带着两件随身的衣服连夜跑出来了……。

渡河老人听完他简单的叙述，一只独眼在油灯下闪出了明亮的光辉，他高兴地一拍大腿笑道：“中！小伙子，这件事干得痛快！我这里刮风下雨连皇帝老官也不渡，可是对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就是下刀子也豁出命来奉陪！……走，我送你过河！”

他们站起来，老人顺手从冷锅里拿出三块红薯，塞给年轻人道：“带着路上吃吧。”然后扛着两把桨径直走了出去。

外边风雨仍然很大，一阵阵闪电的亮光中，混浊的河水在奔腾咆哮。老人望着河面，问年轻人：“水这么急，浪这么高，你真不怕吗？”

年轻人豪爽地回答道：“大爷，我什么也不怕！只要你敢渡我就敢过！”

老人高兴地看着他道：“看你这样子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后生。……黄河也爱胆大的人。你是个真大胆还是个假大胆，下去一试就知道了！”

他们顶着风雨把小船推到河边，汹涌的浊浪象要把他们吞没下去似的铺天盖地打来，河水的吼声盖过了天空震耳的霹雳声。老人让年轻人先坐到船上，然后趁着一个浪头，把小船推进水里，接着灵巧地纵身一跃就跳到了船上。那一个个汹涌的巨浪和吓人的急漩仿佛也完全服从老人的意志似的，把小船抱在起伏的波浪中疾速地向河中间送去。年轻人好象已经感觉不出小船的存在，只觉得自己和黄河的波涛紧紧结合在一起，周围河水的轰响和咆哮压过了宇宙中的一切声音，他的全身象一片树叶似的在惊涛骇浪的高峰和深谷中

时起时伏，时而又象陀螺似的在激漩中急速旋转着前进。借着闪电的光亮，他看见渡河老人变得那样严峻有力，好象是一匹烈马的驾驭者，有力而自信地让奔放不羁的河水服从自己的意志。他这时才真正看到黄河船夫的力量：他们熟悉和热爱黄河，就象熟悉和热爱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一样。

在激流的颠簸和惊涛骇浪的怒吼声中，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他们终于征服了这使人望而生畏的天险，到达了彼岸。他们把水淋淋的小船拖到沙滩上，年轻人激动地半跪下来，向渡河老人告别，老人扶起他问：

“你要到哪里去？”

“我想找个营盘去当兵！”年轻人回答。

“对，这年头只有拿枪杆子才能不受欺负。”老人称赞地点点头道：“前几天听渡河的人说，有从京城到河南来招兵的，你顺着铁路线去找，准能找到！”

年轻人感激地问道：“大爷，敢问你尊姓大名？有一天我要能熬出头来，永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恩情！”

老人又恢复了那执拗而冷淡的神情，说道：“要是为报恩，我就不渡你了。……看你刚才的样子倒是块好料，兴许有一天真能熬出头来。那时你要还能够知恩，就不要忘了穷人百姓、忘了你是怎么逃过这黄河的！……看看现在这世道，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前几年有皇上，老百姓叫西太后那个缺德娘们连骨头都榨干了！如今改了民国，出来一个袁大总统——听说他还是河南人，派来的那个张都督是他的姑表兄弟，可又怎么样？照样连老百姓的骨头渣子也要榨出油来！给你说实话，刚才过河，我也捏了一把汗，有人说这河

有灵性，就在平时过去也不易，现在这么大的风浪，你能过来还真算有福分。将来有一天出了头，我就是这一句话：可千万别忘了老百姓！”

“大爷，我一定永远记住您的叮咛！”年轻人庄严而诚恳地又一次半跪下去，向老人行了个礼，他的语气象斩钉截铁一样的坚定。

帮着老人把小船又推进惊涛骇浪的河水里，看到它顷刻间又被咆哮怒吼的滔天巨浪卷得无影无踪后，年轻人才坚决地转过身来，在暴风雨中向远方大步走去。

根据那位渡河老人的指引，年轻人终于在靠京汉铁路线的一个县城里找到了从京城里下来的招兵的队伍。

这时正是民国刚刚成立，在“戊戌变法”中靠出卖“六君子”而爬上来的前清北洋大臣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镇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正急于扩充军队，培植势力，派人到河南来招募新兵，准备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二团。担任第一团团长的，就是后来成为有名的西北军的创建者——冯玉祥将军。

当这个年轻人找到挂着招兵旗的招募新兵处的广场上时，看到那里拥挤的人很多，有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的，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广场上正逢集市，各种摆摊叫卖的、说书的、唱河南曲子的、要饭的、玩杂耍的、卖药的、测字算命的、弄蛇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一座城隍庙模样的门口，搭了一个席棚，挂着一面五色共和的旗子，还有一面写着“左路备补军第一团”几个红字的白旗，有几个穿军服

的“总爷”坐在桌子旁边，发着木号牌。这年月农村灾荒频频，农民除了上山为“匪”，就是吃粮当兵。那些招兵的军官们盘问检查得格外仔细，有不少体质不合格或“来历不明”的人都被赶了出来。因为冯玉祥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对招收新兵规定的条件也特别严格，务必要壮实有力和清白淳朴，他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危急关键时帮他赴汤蹈火，拚死卖命。这个年轻人也跟着人们领到了一块号牌，不过他很担心自己那段经历是否能得到招兵军官们的谅解。不一会，喊到了他的序号；当他站到招兵的军官们面前时，他那魁梧的身躯和强壮的体格，立刻引起了人们的一阵惊喜和赞叹。几个士兵搬来了一对一百多斤重的石锁和一副石磨，他轻而易举地就抓了起来，在场上舞弄了几圈，又毫不费力地放了下去，面不改色气不喘。顿时，周围那些同他一样等着招募的人们，都忍不住羡慕地叫起好来。正当那些招兵的军官们要问他的来历和身分时，走过一个身躯也是十分魁梧高大的军人，年约三十多岁，他穿着一身士兵军服，打着绑腿草鞋，腰里扎一根皮带，宽脸膛，浓眉大眼，看着并没有比别人特殊的地方，但是从他那威严的神态和自信有力的动作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惯于向别人发号施令，地位非同一般的军人。他的后面还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马弁，手里都牵着马。这便是当时担任团长的冯玉祥，他在检查各地的新兵招募处时来到了这里。那些军官们看见他，都“刷”地站起来挺身立正，要向他报告情况。冯玉祥却只是挥了挥手让他们“稍息”，径直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挺感兴趣地望着他，用略带着保定口音的北方话简短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吉鸿昌。”年轻人大声回答。

“还有别的名字吗？”因为那时有些投军的人往往报假名字，便于领得一分饷银后开小差，又跑到别的营里投军。冯玉祥提出这个问题来，可以从回答中看出这个人是否诚实。

吉鸿昌没完全懂得他的意思，便一口气地认真回答：“还有：字世五，小名‘扁担楞’，外号‘吉大胆’。……”

冯玉祥听着，不由愉快地笑了，他看出这个年轻人倒是个十分诚实的人，不觉又很感兴趣地望着他问：“怎么又叫‘扁担楞’和‘吉大胆’呢？”

吉鸿昌回答道：“因为我小时喜欢打架，看见有钱人孩子欺负穷人孩子，就忍不住要上去帮忙。我爹说我太楞，怕我在外面闯祸，一听说我又在打架就拿根扁担到外头去撵我，后来人们就拿‘扁担楞’当我的小名了。……”

冯玉祥爽朗地笑起来道：“有意思。……那‘吉大胆’又是怎么叫起来的呢？”

吉鸿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道：“因为我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干什么也不认输。有一次我们镇上一个有名的大胆子要跟我比胆量，约好三更半夜后到镇外一座破庙里给一个刚死的人嘴里塞一颗红枣。我那天去得早一些，就爬到棺材里躺到死人上边，等那个人来后，往嘴里塞红枣时，我就一口吃了下去，那个人听到我吃红枣的声音，已经有些害怕，又硬撑着胆子塞了第二个，我又给他吃下去了，这下把他吓得再也沉不住气了，刚想要跑，我忍不住从棺材里坐起来，一